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主编



被美国化的英国

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

〔美〕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 主编

被美国化的英国

——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

[美]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 著

蓝胤淇 译

 商务印书馆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
(美)阿布拉瓦内尔著;蓝胤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ISBN 978-7-100-10593-4

I. ①被… II. ①阿… ②蓝… III. ①文化史-研究-英国
IV. ①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400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被美国化的英国

——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

[美] 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 著

蓝胤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593-4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700×1000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9½

定价:47.00元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总序

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冲突与融合、传播与影响乃至演变与整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古往今来，各国家各民族皆秉承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凭借各自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版图的建构，同时又在总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而璀璨的历史。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无数雄伟而壮丽的永恒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充满着更为高远的期待、抱持着更为美好的愿景，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

为此，《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和文化自觉”为基本理念，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大国的兴衰以及诸多相关重大文化论题的著述，旨在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详尽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制定与实施的相关文化战略与战术。

烛照着我们前行的依然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们秉持科学而辩证的历史观，既通过国际版图来探讨文化，又通过文化来研究国际版图。如此循环往复，沉

潜凌空，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观照与洞悉、比较与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版图中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化特性，归纳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有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确切地把握与体察中国文化的特性，进而激发并强化对中国文化的自醒、自觉与自信。

我们希冀文库能够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能够启迪国人自觉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和创造者。唯其如此，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才能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共生、各领风骚，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遗产与创新的伟大实践乃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神圣而崇高的使命。

是为序。

颜子悦

2011年5月8日于北京

中译本序

几乎整个 19 世纪，英国皆占据着世界霸主的地位，英国乃至世人因此称之为“日不落帝国”。然而，自 19 世纪末开始，大英帝国逐渐感受到了来自新兴美国的威胁。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 20 世纪冷战开始，英美两国之间以英国不得不置于美国核计划的庇护之下而宣告帝国的霸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完成。

本书作者认为，对于英美之间帝国权力转移的研究，学者们更多的是建立在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财富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洞察之上，他们的研究因此“趋于强调其物质的标志：美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英镑而成为目前的全球通用货币，而且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向纽约迁移”。历史学家们记录下了这个时期世界霸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社会学家乔万尼·阿瑞吉称之为 20 世纪决定性的现象。然而，在作者看来，无论是阿瑞吉还是其他学者都倾向于“将这种转移作为一种物质现象进行讨论”，本书旨在基于“一个更加富有想象力的”文化维度而对英美的帝国权力转移进行全新的深刻解析。本书是作者对“英国如何根据其对美国的理解而重塑自身的一种探索”，同时也是对“英国的文学现代主义如何通过这种重塑而发展和变化的一种探索”。

作者的探索首先从“关于未来的跨大西洋小说”展开，英国的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在 20 世纪初最先感受到了美国崛起带给英国和世界的变化。在他们的作品中，美国这个正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充满无限可能的新兴国家被视作犹如“乌托邦”一般的人造帝国，势必对大英帝国自身的定义产生影响。作者创造性地使用了“美托邦

(Ameritopia)”的概念来定义这类文本，并在“美托邦”的标题下，对鲁德亚德·吉卜林、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弗吉尼亚·吴尔夫这四位著名的英国作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文本进行了解析。透过作者条分缕析的文本解剖，大英帝国对于自身定义不断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轨迹清晰可见。

正如作者在分析“美托邦”概念时所回顾的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那句话，“纵是最疯狂的想象也全都是由经验拼贴而成，是由现时此地的零零碎碎构成的概念”。自20世纪初开始，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化”已经逐渐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来自美国的爵士乐蔓延到整个英国的城市和乡村，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英国本土近85%的市场份额，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无处不在的特点”，文化批评家们感叹，美国的娱乐帝国在对英国本土实施内部殖民的同时也宣告了对大英帝国的“反向殖民”(colonization in reverse)。

正是在这一颇富历史感的语境下，较之“美国化”的英国，“被美国化”的英国更能突显这种“反向殖民”的内在的本质特征。

在英国人和欧陆人看来，美国即等同于现代的，这是欧陆人与英国人对待“美国化”的反应的共同之处。然而，缘于美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并且共用一种语言的事实，英国人与欧陆人对待“美国化”的反应又不尽相同。

无论是创造了“美国化”这个词并被尊为现代主义写作鼻祖的查尔斯·波德莱尔，还是之后的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和法国社会评论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等欧洲知识分子代表，都对美国化进行了激烈抵抗甚至猛烈抨击。

尽管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并呼应欧洲的各种态度，但是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脱胎于大英帝国的美国代表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意味着英国的帝国计划的失败。而由于共用一种语言“使得在面对美国的音乐和电影时，英国本土和大英帝国的市场变得尤其脆弱”。正因为如此，“英国帝国的忧虑不仅出现在大英帝国的地理范

围内，也是由美国的理念所唤起的”。

与此相应，英国试图重新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从广褒而不可动摇的大英帝国的幻想‘转变为’一个与传统和过去相关联的浪漫化的英国”。面对来自美国的影响，整个英国人的反应差别很大，大多数伦敦精英对美国的威胁进行激烈的抵抗，而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则趋于接受美国娱乐并吸收其文化的方面，也有少数像 H. G. 威尔斯这样的知识分子视美国的崛起为福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愈来愈多的英国作家移居美国，从而使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更趋复杂微妙。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伦敦的精英们感觉到了虚构富有历史传统的“英国特性”的迫切需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文化批评家们越来越发现，美国并没有效仿英国和其他帝国的权力模式通过占领进行扩张，而是以大众传媒的方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领土疆界传播其影响力，对英国乃至世界进行文化殖民。

当美国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之际，它并没有获得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就像彼得·沃伦指出的那样，“现代主义，以其纯粹的形式，只对少数英国人有吸引力，尤其在英格兰没有吸引力”。即便像劳伦斯·福斯特、弗吉尼亚·吴尔夫这样的经典现代派作家也通常被认为比乔伊斯、斯坦因或者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的或者部分的实验主义”。

作者认为，英国独特而矛盾的现代主义作品特性反映了英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努力在与其大西洋彼岸的前殖民地有关的方面定义其自身。作者提出以一种建设性的“现代派模式”来研究英国现代主义作品，它不是针对“作家”的一个名字，而是针对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出现和聚集的“特征”。以这种方式可以发现诸如吉卜林和威尔斯等更加保守的作家，如何在不同程度上不时地参与一些现代主义的模式，从而发现构成现代主义的话语。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对英国现代主义作品的历史分期应该扩展到

“漫长的 20 世纪”而不只是文学现代主义成熟的 20 世纪初。在作者看来，20 世纪初期，美国对英国的霸主地位构成的威胁激起了英国人的怀疑和恐惧；这个时期美国化的现代叙事正在成为人们思想中的存在。“漫长的 20 世纪”强调了这些变化，因此形成了现代主义时期的框架，而这个时期被视为英美关系的关键过渡时刻。

19 世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在讲述英美关系的故事，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许多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发现，为了建立一种民族文学，必须与英国伟大的思想进行修辞的战斗，因此，美国作家开始反击“英国文学的成就和英国的民族生活”。

尽管如此，亨利·詹姆斯以及后来的 T. S. 艾略特却被英国迷住了，他们学习英国的举止和谈吐，并且最终成为英国公民。以詹姆斯为代表的美国现代派开始向海外移居，其中许多人在海外的时候充分施展了作为作家的才能。T. S. 艾略特不仅获得了英国的公民身份，还学习了詹姆斯的小说中“仔细审视的英国式的言谈举止”。然而，并非所有移居海外的美国作家都选择了英国。譬如，将艾略特引入伦敦文坛的庞德最终既拒绝了美国，也拒绝了英国。而格特鲁德·斯坦因则像巴恩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一样选择了巴黎，认为法国提供了在英国无法获得的自由，在英国，如杰拉德·肯尼迪所说的那样，“历史、文化和语言都似乎太熟悉了”。对于斯坦因来说，“巴黎至少提供了从英美世界的一种逃离，以及对许多作家理解英国和美国时所持有的共同语言的一种陌生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开始思考关于英美共用的英语语言问题。当时许多英国作家已经将“美国英语”作为美国自己的语言，一些美国作家也认为存在着“美国”语言。

1927 年，美国上映了世界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从而引发了英国人关于美国英语崛起的辩论。“美国俚语可能会感染英国，改变儿童和工人阶级的讲话和感知”。“在海外，美国英语可能取代英国英语成为新的商业通用语言，并削弱英国通过让其殖民地的臣民学

习英国文学而教育他们的努力”。在1927年有声电影的刺激下，各种因素将英国对历史和传统的关注与那些关于英语所有权的问题结合在了一起。

诚如作者所言，以吴尔夫为代表的英国现代派，一生致力于表明“英语如何承载着英国文化历史的重任，以及英语如何遏制和包围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英语在不知不觉中书写和梦想的世界是“英国海上权力的世界，是父权制的世界，是让男孩们参加战争的世界”。随着美国英语的崛起，“英国可能会失去作为英语的语言中心的地位，也可能会失去其对英语本身的殖民控制”。

随着美国化的日益严重，在英国引发了对“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大鸿沟”的争论。作者认为，尽管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没有完全“物质的”鸿沟，但在20世纪早期却出现了“意识形态鸿沟”的扩大。从“高雅”和“低俗”这样的语言表述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对美国化可能导致英国文化价值下降的担忧。“从好莱坞电影到爵士舞曲调，从畅销书榜到图书订阅俱乐部，美国似乎是许多英国低俗文化的源头或者灵感”。

甚至针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谴责也高涨起来，称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并不一定会使它免受“大西洋彼岸的章鱼”的侵害，“甚至有可能，民族观和伴随民族观的民族性格，也在逐渐变得美国化”。“美国对娱乐世界的入侵应该……对审美的变化、方言的迟钝……新的思维方式、更高的生活压力、通常知足的人变得不满……承担责任”。

这种态度反映了对英国阶级差别的削弱产生的更广泛的担忧。对于刘易斯等人来说，美国化使阶级差异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大众娱乐文化从而对阶级结构产生了威胁。对美国化的抵抗成为一种公认的精英姿态，这种姿态愈来愈被打上民族主义的标记。那些希望保留英国文化的人承担着保护英国文化免受美国影响的重任。

作者注意到了另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文研究的中心学科从经典研究变成了英语研究。在此之前，英国文学

研究在英国主要的大学一直是边缘性的学科；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它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严肃的学术追求。英语是为那些没有受过经典教育的人，也就是那些不懂希腊文的人准备的。

作者认为，一部分原因是精英大学越来越渴望通过文学研究保留英国特性，开始从古代帝国语言的研究转向英语研究。作者特别提及了在这场民族化冲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F. R. 利维斯，及其在剑桥大学进行的著名的英语文学研究改造。利维斯还因为拒绝他所谓的“美国化”而出名。他所倡导的阅读实践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通过语言与他们的英语遗产连接起来从而免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并加深了英国人对国家的忠诚和英国自豪感，同时也奠定了抵抗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其他形式的入侵的基础。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学和中学里普遍增强了英国文学的学习，因为“文学可以保存和维护那种不可言喻的英国特性”。

然而，作者指出，英国人保护英国特性免受美国影响的努力，却是“以跨越大西洋去了解美国文学研究发展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利维斯及其同事们对英语研究的发展，对几年后在美国出现的“新批评”计划产生了影响，促使以语言为焦点的“新批评派”似乎放弃了国家和历史的认同。但作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英语研究从来没有真正放弃国家历史。相反，“这些类别被融入到了学科的结构中：被划分为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

作者认为，后殖民研究深刻地烙上了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的鸿沟，在英国及其后来的帝国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的论述中是经常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而唯有将美国列入其中才能弥补、拓宽和深化理解英国帝国主义。

本书针对英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四首四重奏》所进行的超越前人的解读，以及围绕当代英国最著名的畅销文学作品《哈利·波特》的相关现象所做的阐释，无疑为读者提供了观察英美之间文化关系的崭新视角。同时也向读者解释了文学为何成为英国抵御被美国化的最后

堡垒，天生异禀的作家虚构的富有英国特性的想象空间，飘溢着怀旧的情愫，弥散着乡愁的意绪，每每唤起人们对大英帝国传统的追忆和怀念，从而通过对历史的认同，凝聚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这再度昭示了文学自身蕴含的深邃而高远的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美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迁，终于从文学家想象中的“乌托邦”发展成具体可感的以“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布热津斯基语）为支柱的哥特式帝国（参见《美利坚帝国的哥特式风格》，约翰·霍格兰 [John Höglund] 著，阿什盖特出版社 2014 年版）。这一帝国形象以其宏大超拔、伟岸繁复为基本特征，同时又兼具华丽而神秘、恐怖而诡异等色彩，它吸纳了以往帝国荣辱沉浮的经验教训，强化了以理念来统治世界的先验的逻各斯基础（参见《理念的帝国——公共外交的起源和美国外交政策之转型》，贾斯廷·哈特 [Justin Hart]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重温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谈及“疯狂想象”时关于“经验拼贴”的文化表述，这个哥特式风格的帝国在当今文学家想象中的未来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是如其所愿仍旧屹立不倒，还是在震荡五洲的暴风骤雨中饱受侵蚀，渐趋衰微？是因其自身结构的失衡而自行坍塌，还是依循“历史周期”的客观规律而为更加巍峨壮观的帝国大厦所取代？

21 世纪的世界图景依然存在于人们延绵不断的想象之中……

谨为序。

颜子悦

2013 年 9 月初稿于北京

2014 年 12 月定稿于北京

Genevieve Abravanel
Americanizing Britain

The Rise of Modernism in the Age of the Entertainment Empire

Copyright © 2012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Yanziyue Culture & Art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权归北京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所有,未经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转载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目 录

编辑前言	1
鸣 谢	5
前 言	8
第一章 美托邦：关于英国未来的跨大西洋小说	37
第二章 爵士乐中的英国：爵士乐的跨大西洋入侵与英国特性的 重塑	73
第三章 娱乐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好莱坞	113
第四章 以英语为例：F. R. 利维斯与现代英国的美国化	145
第五章 使它旧：在《四首四重奏》中虚构英国特性	173
后 记	207
注 释	216
索 引	276

编辑前言

vii

在这套“现代文学与文化”丛书的编辑中，有许多我们喜爱的作品：代表之一就是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的这本《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这就是说你将与现代派研究的新学者们的作品相遇，并让他们的作品将你的头脑搅乱，而这将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本书的核心悖论是：如果作者的断言是正确的——如果大部分关于英国现代主义的理解，只能通过将英国与美国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复原至各种各样的其他载体，而我们已经习惯依据这些载体做出我们的分析（高雅相对低俗，艺术相对娱乐，中心相对边缘）——那么我们肯定已经知道这种联系了。像这样一种大胆的断言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证明的。

但是，当这个断言真的得到证明的时候……，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本书也因此成为一本非常出色的论著。在书中，作者以其超常的耐心和清晰的思维，揭示了20世纪英国文化绝对明晰的（如果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历史，那是在被创造的同时又被妖魔化了的“美国时代”。书名中“被美国化”的比喻倒不是作者新造的词语，事实上该词源于20世纪早期英国的文化话语，用以显示一种类似于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早于半个世纪前所戏称的“庸俗主义”的力量。“20 世纪早期的英国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作者解释道，“为当时在英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情形起了一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美国化’”。阿诺德“在法国海岸”就已经发现了它，而吉卜林（Kipling）、威尔斯（Wells）、吴尔夫（Woolf）和利维斯（Leavis）则是跨越了大西洋才看到它：但两代人都明白自己正站在“一个被黑暗包围的平原上/到处是厮杀和溃逃的惊恐与混乱，/愚昧的军队在拼死夜战”。

在作者的论述中，英国对美国化的担忧似乎是无处不在的。这与其失去帝国的担忧紧密地或者说隐秘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从英国到英国特性的崩塌，从帝国自信到自豪于当地风俗和民族传统的转变”。由于失去了对其帝国的控制，而且注定要从大不列颠缩小为一个不太大的、怀旧的“快乐英国”，所以英国开始回应性地将美国流行娱乐形式下的帝国主义鉴定为——作者所称的“美式娱乐帝国”。因此，英国人经常提及的担心是“英国内部正被美国电影殖民化”——或者更糟糕的一点——英国自己的殖民地正在被美国“有声电影”重新殖民，如同作者所写，“英国扮演着美国新媒体帝国的殖民地角色”。若在另外的时代，如此邪恶的影响可能已经被喻为病毒感染；若在冷战时期，这很有可能会以僵尸接管的幻想来加以形容。援引 1927 年众议院的一场相当精彩的演讲，作者写道：“我们有数百万的民众，其中大多数为妇女，他们实质上属于临时性的美国公民。”当然，演讲者是在谈论美国电影，而不是《人体入侵者》（*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本书一个令人钦佩的特点是，作者同时借鉴了典范性的和非典范性的文本，探究了大量的作家，包括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少数派”的作家以阐明其论断。作者将 H. G. 威尔斯和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放在一起，就像论述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T. S. 艾略特(T. S. Eliot)以及《靠拢》(*Close Up*)的编辑那样,以生动地证明在英国所弥漫着的对于美国化的担忧。事实上,威尔斯拥护美国化的形式——其称之为“无处不在的美国”——作为对其所见的正在盛行的倒退性地怀抱虚假英国的一剂解药。作者在“美国乌托邦”的旗帜下解读出来的这种观点,是其文本研究中一根与众不同的线索;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她从吴尔夫为美国《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发现吴尔夫是“美国乌托邦”令人惊讶的拥护者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却不是老实的“吴尔夫能够在根本不需要去访问的情况下,如此巧妙地描写美国”,作者指出,“因为她非常明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没有任何地方比在英国人的想象中存在着更强有力的美国乌托邦。”在关于美国化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重要的不是美国文化产品对于四面楚歌的英国生活方式的“实际的”影响,而是英国人对于此种影响的想法。

在作者试图寻求理解英国批评家对于“美国世纪”带来的威胁所做的反应时,她对于利维斯们,尤其是F. R. 利维斯的论述,是本书的真正贡献之一。她的发现是“利维斯在英语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具有影响力的作用,源于其决定设计一个有可能将英国从美国化中拯救出来的研究领域”。她甚至暗示——尽管只是在暗示的层面——美国的文学研究自身也吸收了利维斯对于美国化的担忧,这种文学的自我憎恶必然影响了美国文学研究的状态和轨迹。最令人惊奇的是——当然我们将留待读者去品味细节——作者揭示了“反利维斯派”英国人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创立者,如何复制了利维斯的反美主义。 ix

对于我们而言,本书最令人感到讶异的观点,也是最有可能激起反响的观点,是作者将《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解读为一首无声地省略了美国的关于开始和结束的诗歌……。本书的最后一